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 M1 出土“三鎡蔽髻” 石碣所记礼服首饰

欧佳, 王化平*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 M1 出土的 200 余枚石碣为魏晋名物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通过对石碣 M1:383 所记内容的释读考证,就“三鎡蔽髻”及其装饰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魏晋女子礼服首饰中的“鎡”与“蔽髻”加以阐释。对 M1 为平原公主曹淑及甄黄合葬墓的说法进行简要补充,认为就目前证据看,这一推测较为合理。

关键词:西朱村曹魏墓;礼服首饰;鎡;蔽髻;公主

中图分类号:K 87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0)04-0358-06

Women's Jewelry of Full Dress Recorded in the Stone Labels of "Three Dian Biji" Unearthed from the Cao-Wei Tomb M1 in Xizhu Village, Luoyang

OU Jia, WANG Huaping*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ocumen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More than 200 stone signs unearthed from the Cao-Wei tomb M1 in Xizhu Village, Luoyang, Henan Province, provided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objects' system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ntents recorded in stone label M1:383,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three dian biji" and its decoration, and made a further explanation for the "dian" and "biji" of women's jewelry of full dres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is paper also made a brief supplement to the statement that M1 is the tomb of Pingyuan princess CAO Shu and ZHEN Huang.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is conjecture is more reasonable from the current evidence.

Key words: Cao-Wei tomb in Xizhu Village, jewelry of full dress, dian, biji, princess

河南洛阳寇店西朱村墓葬是继安阳西高穴墓葬被发掘后,曹魏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1-2]。西朱村曹魏墓 M1 出土的各类文物达 500 余件,其中 200 余枚是有随葬品名目记录的铭刻石牌。而在此之中,石牌 M1:383 所记的一类女子首饰尤其值得一提,它不仅丰富了对魏晋时期女子礼服首饰制度的认识,亦有助于墓主身份的推定。

1 石碣 M1:383 文字补释

西朱村 M1 出土石牌上端有钻孔,原先应可系

挂,所记内容涉及衣、食、住、用、行及丧葬、礼仪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见图 1^[2]),被认为具有“遣策”或“衣物疏”的性质。此类石牌已见于西高穴大墓 M2(即被认定的曹操高陵)。有研究指出,西高穴 M2 石牌的作用是分别标示墓中随葬物品,而非如“遣策”及“衣物疏”一般以清单形式罗列随葬之物,故当名为“碣”,又因石质,可称“石碣”^[3-4]。因此,西朱村 M1 的石牌亦应称“石碣”。

石碣 M1:383 所记文字为:“翡翠、金白珠校三蕞蒂结一具,桺自副。”(见图 2^[5])“蒂”,应同“蔽”。

收稿日期:2020-03-11; 修订日期:2020-05-20。

作者简介:欧佳(1991—),男,博士研究生。

* 通信作者:王化平(1976—),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易学等。Email:whpds@126.com

“结”则与“髻”谐声可通,《汉书·李广苏建传》“胡服椎结”颜师古注:“结读曰髻”^[6]。“蔽结”,传世文献多作“蔽髻”。“蕞”当读作“钹”,“三蕞蔽结”即“三钹蔽髻”,石碣或反映了当时的用字习惯。李零^[5]释“蕞蔽结”为贵妇头饰,并援引了《晋书·舆服志》中的相关记述,其观点虽不误,但《晋书·舆服志》所述实为礼仪层面的车舆服制,所以准确而言,“若干钹蔽髻”应属女子礼服首饰。“钹”与“蔽髻”尚未见载于《续汉书·舆服志》,唐杜佑《通典·嘉礼七》则在“魏制”下记录了“七钹蔽髻”云云^[7],故这类饰物应于曹魏时方正式进入礼制系统,西朱村 M1 出土石碣所记当是目前可见有关“钹”及“蔽髻”最早的文字材料。



图1 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葬 M1 部分出土石碣
Fig.1 Some stone labels unearthed from the Cao-Wei tomb M1 in Xizhu Village, Luoyang, Henan Province



图2 石碣 M1:383 拓本
Fig.2 Rubbing of the stone label M1:383

至于在石碣中多次出现的“校”,李零^[5]推测应读作“铰”,指掐丝镶嵌工艺。但石碣 M1:222 还记有“白珠校璧珮一,桺自副”,可见“校”恐未必与金属相关。“校”应同“校”,传世文献多言“校饰”,谓装饰之意,如南朝《宋书·礼志五》载有“假真珠翡翠校饰缨佩”^[8],当指饰以珍珠、翡翠的佩玉。

曹锦炎^[9]在讨论石碣所记“蝉”形饰(即“金附蝉”)时将翡翠括注为彩石,其说或可商,魏晋时所谓“翡翠”应仍主要指翡翠鸟羽。“金白珠”当谓“金珠”和“白珠”。“金珠”应即后世所称“金粟”,是通过炸珠、吹珠等方式得到的细小金珠。而汉晋衣饰所饰“白珠”则似包含珍珠及白玉珠,文献又有“真白珠”“真白玉珠”之称。此“三钹蔽髻”以翠羽、小金珠及白珠校饰,确为装饰奢华之物。晋成公绥《蔽髻铭》有言:“诗美首弁,班有□□。或造兹髻,南金翠翼。明珠星列,繁华致饰。”(《北堂书钞》引)^[10]这具“蔽髻”同样以翡翠羽饰南金,所嵌明珠恰若繁星点点,金翠交辉,璀璨夺目。由此不难想象“翡翠、金、白珠校三钹蔽髻”在装饰上的繁冗华丽。虽然《北堂书钞·服饰部四》将《蔽髻铭》归在“假髻”条目下,但礼制中后妃公主常同时着“蔽髻”与假髻“大手髻”(或作“太平髻”),可见二者应有别。左骏等^[11]曾提到:“所谓‘蔽髻’,就是用女性首饰将发髻遮掩起来”,这类“蔽髻”应是“制作特定的冠罩”;王永晴等^[12]在对出土的唐代女子礼服首饰部件定名时也认为,新出土的隋炀帝萧后首饰中,装载宝钿、博鬓和花树的金属框架就是所谓“蔽髻”或其一部分。这类说法显然更为合理,但仍可依照石碣及相关材料进一步补正完善。

2 石碣 M1:383 相关内容

2.1 量词“具”

南北朝以前,“凡配备具足、成套可用的事物”都可用“具”作为量词^[13],东汉女子礼服首饰中的步摇即以“具”为度。《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谓邓太后“赐冯贵人王赤绶,以未有头上步摇、环佩,加赐各一具”^[14],《东观汉记》亦曰:“邓太后赐冯贵人步摇一具。”^[15](《艺文类聚》引)而与步摇并提的“环佩”通常就由多件玉佩饰组成。《续汉书·舆服志》谓皇后谒庙服之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16],从出土文物看大约是一种附有珍珠、摇叶的金属制花枝状发饰^[17-19]。东汉刘熙《释名·释首饰》曰:“王后首饰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贰也,兼用众物成其饰也。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20]清人毕沅据他书所引及郑玄

注《周礼·天官·冢宰》“追师”言“副之言覆,所以覆首为之饰,其遗像若今之步摇矣”,指出:“然则副与步摇异名同类,当使相从,故移于此。”现今虽仍不能确定东汉步摇的具体组合形制,但“众物成其饰”恰与“一具”所表示的齐备成套之物相吻合。石槁称“鏤”与“蔽髻”为“一具”,表明也应组合成套使用。

2.2 “鏤”与“蔽髻”

“鏤”在南朝以后的文献中多写作“钿”,如《隋书·礼仪志》记陈制:“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钿蔽髻。”^[21]后世也认为“鏤”与“钿”同,《集韵》即曰:“钿、鏤,金华饰,亦作鏤。”^[22]但《宋书》《晋书》所记礼服首饰皆用“鏤”字,《通典》仍有所保留,石槁则写作从“莫”得声的“莫”,故而“鏤”恐怕才是魏晋南北朝时用以记录这类饰物的专字。“三鏤蔽髻”表明此“蔽髻”上有3枚名为“鏤”的饰物,而“若干鏤蔽髻”的格式不仅见于石槁,也见于传世文献,应是对“蔽髻”形态的完整表述。《通典·嘉礼七》载曹魏时“贵人、夫人以下助蚕”有“七鏤蔽髻”,“九嫔以下五鏤,世妇三鏤”,晋、宋制度中皇后有“十二鏤”^[7],可见因“蔽髻”本身并不能区分使用者身份,其上所饰之鏤的数目才是反映后妃命妇品级的关键,故需特别指出,为表述简练,又可省略称“若干鏤”。

以“鏤”的数目对应使用者品阶,这在隋唐礼制中得以沿袭,但皆已用“钿”字,如《旧唐书·舆服志》引《武德令》谓:皇后“钿钗礼衣,十二钿”,太子妃“九钿”,内外命妇“第一品九钿,第二品八钿”,依次递减^[23]。隋唐礼服用“钿”也多有出土:它们以金属为胎,多呈桃形(水滴形),亦见圆形,上施金框,攒焊金粟并镶嵌各类珠宝(见图3^[24-29])。就礼仪制度的继承性看,魏晋时期的“鏤”应与之类似,则“翡翠、金、白珠”实际也应包括3枚“鏤”之饰。

汉晋墓中曾出土数枚攒焊小金珠,并有嵌宝金框的圆形金饰,只是未留存易朽的翠羽,亦不见珍珠,如洛阳烧沟东汉墓 M1040 出土的镂空圆形金片、华山路西晋墓出土的贴金铜饰、南京仙鹤观东晋墓 M6 出土的圆形金片,又如卫辉大司马墓地西晋墓 M18、南京郭家山东晋墓 M1 所出圆形九联胜金饰,此外还有一些传世品(见图4^[19,28,30-34])。这些饰物或与步摇摇叶一同出土于墓主头部位置,表明应组合使用。

左骏^[11]认为以大司马墓地西晋墓圆形金饰为代表的金饰片应是礼服用金花钿的早期形态,不过扬之水^[19]和孙机^[35]仍谓之华胜,韦正^[18]则将圆形金片归为步摇构件,所以要完全确定这类饰物的具体用途恐尚需更进一步的论证。王永晴等^[12]还认

为,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一枚莲瓣形金饰(见图5^[36])即“蔽髻”上的“鏤”,但该墓盗扰严重,器物组合信息不明,仍难成定论。而现今所见隋至初唐礼服用钿至少有4种不同的形态和组合,更早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服用“鏤”或许会有更多变化。



图3 隋唐女子礼服首饰中的钿

Fig. 3 Dian of women's jewelry of full dres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图4 汉晋嵌宝圆形金饰

Fig. 4 Inlaid round gold ornaments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



图5 嵌宝花蔓飞天金饰

Fig. 5 An inlaid gold ornament with flowers and flying apsaras

因缺乏确切的实物证据及细节描述,“蔽髻”的具体形制目前仍尚未明晰。但“蔽髻”确实更可能是用以附着“钹”的金属框架,使用时戴于假髻之上。不过北宋以前的制度皆不称女子礼服首饰为“冠”,虽如隋炀帝萧后礼服首饰已具备“冠”之雏形,但仍应依古礼而谓之“首饰”,所以称“蔽髻”为“冠罩”恐稍欠准确。至于王永晴等^[12]的意见,问题主要在于北周以来的礼制已完全不见“蔽髻”一名,直接以此来为出土的隋唐首饰部件定名恐有不妥。一种较为严谨的推测也许是,在历经北周及隋唐的多次改制后,“步摇”已演变为树状的“花”或“花钗”,“钹”则变为“钿”,承载“钹”的“蔽髻”发展为长条基座及连接它们的金属框架,只是它们在隋唐时的名称目前仍未知。不过,在葬于唐武德四年(621年)的隋蜀国公独孤罗妻贺若氏墓所出礼服首饰中,除“钿”及构成“花钗”的金花、摇叶、珍珠等饰件外,还有一件花枝缠绕状金饰,部分金花饰焊接其上(见图6^[37])。这件金饰独立于“花”和“钿”之外,也不属于博鬓的饰物,或许仍存魏晋“蔽髻”之遗韵。



图6 花枝缠绕状金饰

Fig. 6 A gold ornament in the shape of twining flower vines

2.3 “自副”之“桺”

“自副”是西朱村大墓 M1 石槨的常用语,李零^[5]指出,其“犹言自配,副是副贰之义,与主相对,指与主要随葬品配套”,霍宏伟^[38]则认为,应表示

“组成一套”,并非附属意。但实际上,文献中注明“自副”者似仍多为附属之物。例如,曹操《上杂物疏》云:“御物三十子中,有纯银香炉一枚,下盘自副。”(《北堂书钞》引)^[10]此谓一枚附带“下盘”的香炉。又如《宋书·礼志五》所载“朝服一具”不仅包括“冠、帻各一,绛绯袍、皂缘中单衣领袖各一领,革带、袷袴各一,舄、袜各一量”,也还有“簪导饔自副”^[8]。“簪导”乃配合冠帻使用之物,更显附属性质。当然,石槨 M1:383 所记“自副”之“桺”当是盛装“三钹蔽髻”所用,应通“匣”。《论语·季氏》“虎兕出于桺”,《汉书·文三王传》引作“匣”^[6]。道藏本《列子·汤问》“桺而藏之”唐殷敬顺释文:“桺与匣同。”^[39]《史记·刺客列传》“而秦舞阳奉地图桺”,司马贞索隐:“桺亦函也。”^[40]《初学记》“九钿函”条引晋《东宫旧事》,谓皇太子纳妃有“步摇一具,九钿函盛之”^[41],《太平御览》所引还提到“同心雀钿一具,函盛”^[42],那么该句或可断读作“步摇一具、九钿,函盛之”,即“九钿”乃与步摇组合使用的“钿(钹)”而非函上装饰。然无论如何句读,此两例都说明“步摇”及“钿”以函盛装,自副于“三钹蔽髻”之“桺”也正属此类函匣之具。

3 关于西朱村 M1 的墓主身份

以木为槨早已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而以石为槨目前仅见于西高穴 M2 和西朱村 M1,就连曹休墓亦未见,这或许也暗示了西朱村 M1 墓主的特殊身份。加之西朱村 M1 地处万安山北麓,而魏明帝高平陵亦同在万安山,故发掘者最先提出“墓主人应为曹魏时期的皇室成员,极有可能是高平陵的祔葬墓。”^[2]在现已公布的百余枚石槨中,不仅记有“云母犍车”(石槨 M1:316)这样的高等级车乘,更出现了“玄三纁二”[石槨 M1:164,见图1(d)]等与王侯葬仪关系密切的字眼,而石槨 M1:383 所涉“钹”与“蔽髻”这类女子礼服首饰亦同样表明墓主应具有的一定地位。

关于曹魏礼制中“若干钹蔽髻”的使用,《通典·嘉礼七》载:“魏制,贵人、夫人以下助蚕,皆大手髻,七钹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嫔以下五钹,世妇三钹。诸王妃、长公主,大手髻,七钹蔽髻。其长公主得有步摇,皆有簪珥。公、特进、列侯、卿、校代妇,中二千石以下夫人,绀纁茵,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撻,长一尺,为簪珥。”^[7]由于汉制已多有缺逸,曹魏礼制更几乎不存,《通典》所言亦欠完备,不过从中不难看出曹魏命妇首饰对东汉礼制的沿袭,而这套服饰规制又为后世舆服制度所承继,“若干钹

蔽髻”也成为后妃命妇礼服首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晋书·舆服志》谓：“贵人、贵嫔、夫人助蚕……太平髻，七钿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嫔及公主、夫人五钿，世妇三钿……长公主、公主见会，太平髻，七钿蔽髻。其长公主得有步摇，皆有簪珥……”^[43]《宋书·礼志五》亦曰：“今……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钿蔽髻。九嫔及公夫人五钿。世妇三钿。公主会见，大手髻。其长公主得有步摇。”^[8]虽然文献在流传中有可能存在缺漏讹误，但仍大致可参。据王咸秋在“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文字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西朱村 M1 出土石椁除记“三钿蔽髻”外，更有记“七钿蔽髻”者，他还根据史书记载“七钿蔽髻”为魏晋“长公主、公主”所用，并结合石椁 M1：45 记“银鸱车一”这类儿童玩具推测，该墓有可能为魏明帝爱女——幼年夭折的平原公主曹淑与甄黄的合葬墓^[44]。此推测就目前证据而言似较为合理。

《晋令》曰：“步摇、蔽髻，皆为禁物。”（《太平御览》引）^[42]《宋书·礼志五》更明言：“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钿以上蔽结、爵叉、假真珠翡翠校饰纓佩、杂采衣、杯文绮、齐绣黼、黼离、袿袍。”^[8]石椁 M1：103 正记“袿袍以下，凡衣九袭”[见图 1(c)]。由此推测，“三钿蔽髻”及“七钿蔽髻”的使用者自当是妃主命妇，但应非皇后。因为《通典·嘉礼七》所载魏制已明言，“七钿蔽髻”用于“贵人、夫人以下助蚕”，至世妇方用“三钿”，皇后若用“蔽髻”则其上所饰“钿”的数目必定更多，《宋书·礼志五》引晋《先蚕仪注》“皇后十二钿，步摇，大手髻……”^[8]可为证。此外，西朱村 M1 所出石椁除记女用服饰外，还不乏“平上黑幘”（石椁 M1：40）、“武冠”（石椁 M1：41）、“黑介幘”（石椁 M1：141）等男子冠服，更有兵器之属，M1 后室所保留的双棺痕迹也暗示应属夫妻合葬^[2]。魏太和六年（232 年），曹淑未足月而夭折，明帝曹叡悲痛异常，“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后“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又“取（甄）后亡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明帝还“将自临送”，从司空陈群的上谏可得知是“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大为僭越^[45]。故而墓中出现“若干钿蔽髻”这类礼服首饰亦顺理成章。虽然礼制仅谓“三钿”为“世妇”一级所用，似乎和这一推测尚不能完全密合，但既有“三钿蔽髻”又有“七钿蔽髻”，当不排除同明帝对幼女追封加谥又为之冥婚合葬等种种安排有关。

4 结 语

西朱村曹魏墓 M1 出土石椁 M1：383 所记“三萸

蒂结”，正是传世文献所说的“三钿蔽髻”。通过石椁文字与传世文献的对比，可知这类女子礼服首饰应由若干枚“钿”与“蔽髻”组合成“一具”使用，其上以翠羽、金珠、白珠等为饰，并也有函匣相配以便贮藏。而西朱村 M1 石椁记录的“三钿蔽髻”“七钿蔽髻”等礼服首饰在另一个世界的“主人”，或许就是不幸早夭的平原懿公主。

近年来，随着唐李倕墓冠饰、阎识微夫妇墓花钗及隋炀帝萧皇后首饰等一批隋唐女子首饰的考古成果陆续公布，唐代女子盛装及礼服首饰再次引发学界关注，作为隋唐礼制的源头，汉魏晋制度中的女子礼服首饰亦属研究中绕不开的问题，因而西朱村曹魏墓 M1 石椁的发现无疑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但也应当看到，出土文字与文物在增进今人对名物制度了解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多有待探究的问题，仍需秉承审慎的态度加以深入研究。

致谢：论文初稿《繁华致饰：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M1)出土“三钿蔽髻”石椁初探》曾于 2018 年 11 月提交“第 8 届出土文献研究与比较文字学全国博士生论坛”，由赵超、聂鸿音两位先生评议。后左骏先生也对拙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更蒙多位师友相助，特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1] 国家文物局. 2016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7: 102-105.
- [2] 王咸秋, 严辉, 吕劲松. 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葬[J]. 考古, 2017(7): 71-81.
WANG Xianqiu, YAN Hui, LYU Jinsong. The tombs of Cao-Wei in Xizhu Village, Luoyang City, Henan Province[J]. Archaeology, 2017(7): 71-81. (in Chinese)
- [3] 黄潇. 安阳西高穴 2 号墓出土石牌应名“椁”[N]. 中国文物报, 2010-12-10(6).
- [4] 刘瑞. 说“椁”[N]. 中国文物报, 2011-01-21(6).
- [5] 李零. 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J]. 博物院, 2019(5): 6-20.
LI Ling. Classification and transcription of stone labels unearthed in Cao-Wei tomb, Luoyang[J]. Museum, 2019(5): 6-20. (in Chinese)
- [6] 班固. 汉书: 卷 54[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218, 2458.
- [7] 杜佑. 通典: 卷 62[M]. 王锦文, 王永兴, 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736.
- [8] 沈约. 宋书: 卷 18[M]. 中华书局, 1974: 505, 518.
- [9] 曹锦炎. 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墓主身份浅析——兼谈石牌铭文所记来自一带一路的珍品[J]. 博物院, 2019(5): 21-28.

- CAO Jinyan. Discussion on the identity of Xizhucun Cao-Wei tomb's owner and treasures on stone labels inscriptions on belt and road[J]. Museum, 2019(5):21-28. (in Chinese)
- [10] 虞世南. 北堂书钞:卷135[M]. 孔广陶,校注.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388,545.
- [11] 左骏,王志高. 中国玉器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158-159.
- [12] 王永晴,王尔阳. 隋唐命妇冠饰初探——兼谈萧后冠饰各构件定名问题[J]. 东南文化,2017(2):78-86.
WANG Yongqing WANG Eryang. Hair ornaments of titled wome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also a discussion on the naming of the accessories of empress Xiao's crown[J]. Southeast Culture,2017(2):78-86. (in Chinese)
- [13]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10-211.
- [14] 范曄. 后汉书:卷10[M]. 李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5:421.
- [15] 刘珍. 东观汉记校注:卷6[M]. 吴树平,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8:204.
- [16] 司马彪. 续汉书志:卷30[M]//后汉书:附. 刘昭,注补. 北京:中华书局,1965:3676.
- [17] 孙机. 步摇·步摇冠·摇叶饰片[M]//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236-251.
- [18] 韦正. 金钗与步摇——汉晋命妇冠饰试探[J]. 文物,2013(5):60-69.
WEI Zheng. Jindang and buyao—the exploration on the headgear ornaments of the elite women of the Han through Jin Dynasties[J]. Cultural Relics, 2013(5):60-69. (in Chinese)
- [19] 扬之水. 中国古代金银首饰[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4:34-38,44,111.
- [20] 刘熙. 释名疏证补:卷4[M]. 毕沅,疏证. 王先谦,补. 祝敏彻,孙玉文,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8:160-161.
- [21] 魏徵. 隋书:卷11[M]. 北京:中华书局,1973:243.
- [22] 赵振铎. 集韵校本:卷3[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32.
- [23] 刘昉. 旧唐书:卷45[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6.
- [24] 宁夏固原博物馆. 固原文物精品图集[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235.
- [25] 陕西省文物局,上海博物馆. 周秦汉唐文明特集:综合卷[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67.
- [26]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花树摇曳 钿钗生辉: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421.
- [27] 张煦. 唐阎识微夫妇墓出土女性冠饰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
- [28] 西安博物院. 金辉玉德:西安博物院藏金银器玉器精萃[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24-125.
- [29] 关善明,孙机. 中国古代金饰[M]. 香港:沐文堂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255,337.
- [3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烧沟汉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9.
- [3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华山路西晋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6(12):18-31.
The Second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of Luoyang. Excavation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omb at Huashan Road, Luoyang[J]. Cultural Relics, 2006(12):18-31. (in Chinese)
- [32] 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J]. 文物,2001(3):4-40.
The Nanjing Museum. The Eastern Jin tombs at the Xianhe Temple in the outskirts of Nanjing[J]. Cultural Relics, 2001(3):4-40. (in Chinese)
- [33] ESKENAZI. Inlaid bronze and related material from pre-Tang China[M]. [S.l.]:Foxglove House,1991:66.
- [34]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河南卫辉大司马墓地晋墓(M18)发掘简报[J]. 文物,2009(1):15-21.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Office of South to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of Henan Provincial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of Sichuan University. Excavation of the Jin Dynasty tomb (M18) at the dasima cemetery, Weihui[J]. Cultural Relics, 2009(1):15-21. (in Chinese)
- [35] 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83-284.
- [36] 邯郸市文物研究所. 邯郸古代雕塑精粹[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9.
- [3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103.
- [38] 霍宏伟.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石牌铭文中的镜鉴考[J]. 博物院,2019(5):50-63.
HUO Hongwei. A study of the mirrors recorded in the inscription of stone labels unearthed from Cao-Wei tomb in Xizhucun, Luoyang[J]. Museum, 2019(5):50-63. (in Chinese)
- [39] 杨伯峻. 列子集释:卷5[M]. 北京:中华书局,1979:188.
- [40] 司马迁. 史记:卷86[M]. 裴骃,集解. 司马贞,索引. 张守节,正义. 北京:中华书局,2014:3074,3076.
- [41] 徐坚. 初学记:卷10[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36.
- [42] 李昉. 太平御览:卷149,715[M]. 北京:中华书局,1966:729,3175.
- [43] 房玄龄. 晋书:卷25[M]. 北京:中华书局,1976:774.
- [44] 杨炎之. 座谈: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的墓主是谁?[EB/OL]. (2019-05-17)[2019-12-1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57632.
- [45] 陈寿. 三国志:卷5,22,25[M]. 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1:163,636,707.